

# 数字乡村建设视角下村“两委” 干部数字素养提升路径探析

谢加书<sup>1,2</sup>, 黄柔雪<sup>1</sup>

(1. 华南理工大学新时代网络文明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40;

2.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 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 村“两委”干部作为村内各项工作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 其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利于增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助推乡村数字生产发展和推进乡村生活方式数字化。当前, 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的制约因素, 突出表现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部分乡村干部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和数字素养培育配套制度供给不足。因此, 应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 强化数字素养培育配套制度供给、持续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多途径增强村干部的主体能动性, 以促进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 进而充分释放数字红利。

**[关键词]** 数字乡村; 数字素养; 村“两委”干部

**[中图分类号]** F 3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3) 06-0028-07

## 一、数字乡村建设视角下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的价值意蕴

数字乡村建设亟需提升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是村“两委”干部进行乡村数字治理、数字生产和数字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使用、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sup>[1]</sup>。近年来, 国家大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先后发布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文件, 明确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关键措施和制度保障, 为数字乡村发展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数字乡村”是“建立在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上的农业农村发展方式转变, 是以数据为基础, 以系统、平台和产品多种技术手段为依托, 对传统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大推进。”<sup>[2]</sup>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将会加速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进程, 推动农业农村生产方式、治理方式和生活方式

式发生变化。推动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关键在人, 关键在干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 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一些农村发展乏力, 关键在于缺人才, 缺发展引路人、产业带头人、政策明白人。”<sup>[3]</sup>但乡村从业人员年龄偏高且文化程度偏低, 影响了数字乡村建设效果。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显示, 55岁及以上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比例高达33.6%, 而35岁及以下占比仅为19.2%; 未上过学的比重为6.4%, 小学程度的比重为37%, 初中程度的比重为48.4%, 高中或中专程度的比重为7.1%,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重仅为1.2%<sup>[4]</sup>。而随着致富能手、返乡大学生、优秀退役军人等能人进入村“两委”班子, 村“两委”干部队伍力量得以进一步壮大和提升, 为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因此, 在建设数字乡村过程中, 村“两委”干部作为村内各项工作的“领头雁”和“主心骨”, 其数字素养将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成效。

**[收稿日期]** 2023-10-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化促进‘美好生活’的理论基础、业态嬗变和建设途径研究”(22BKS144); 华南理工大学“百步梯攀登计划”项目(j2tw202302047)

**[作者简介]** 谢加书(1973—), 男, 湖北武汉人,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华南理工大学新时代网络文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一,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利于增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是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村“两委”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领路人和服务者,其数字素养将直接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集中表现为运用数字治理理念、数字治理方式和数字治理结构等数字化治理要素进行治理所产生的综合效益。其中,保障治理过程有效和实现可持续的善治是增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关键<sup>[5]</sup>。一方面,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有助于保障治理过程的有效性。随着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部分乡村在乡村党群教育、村务管理和民主监督等诸多领域推广和应用微信、阿里乡村钉、腾讯“为村”等平台 and 工具,要求村“两委”干部依托多样化的数字治理平台和工具开展乡村治理,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对村庄宅基地整治、集体经济股份确权、基础设施建设等村庄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讨论、充分协商,提高村民代表大会、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基层组织运行效率,提高乡村治理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善治。当乡村运用信息技术高效、精细、智能的优势,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村务管理、基层综合治理信息化和乡村智慧应急管理等工作时,村“两委”干部需掌握数字信息汇总、上报、特殊情况核对、信息有效筛选等工作技能,推动乡村党务、政务、财务等信息公开,并促进乡村资源高效利用,实现乡村治理精准高效。

第二,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利于助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近年来,数字技术与乡村传统产业加速融合,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既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又有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将数据要素纳入了农业生产过程,推动乡村数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与产业化发展,也重塑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进而推动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服务等各方面转型升级,使农业发展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方向发展。艾媒咨询发布的《2022年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专题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由2015年的3 530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

2.05万亿元,总体规模扩大近6倍<sup>[6]</sup>。《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23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在农业生产经营环节,由于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缺乏必要的数字技能和知识,一部分人也欠缺主动学习的意识,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因此,村“两委”干部既要会依托各级政府构建的互联网和大数据体系统筹村庄资源,提升农村集体资产资源配置效率,又要在农业生产经营实践中积累成功的数字化经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激起农民增强自身数字素养以参与农业数字化生产经营活动的动力,进而有助于以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农产品生产的绿色环保水平。在农业管理服务环节,村“两委”干部既需推动和落实智慧农业服务平台的搭建、乡村电子商务平台的完善与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强化等工作,又需会应用农业应急指挥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系统和电商平台等数字化工具,为农户提供自然灾害预警、病虫害防治、信息咨询等服务,促进管理和服务高效化、智能化、便利化,助力区域品牌的打造、推广和维护,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和实现乡村振兴。

第三,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利于推进乡村生活方式数字化。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逐渐将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作为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大力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文旅”等建设,努力为村民打造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智慧化生活环境,让其得以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并逐步促进农村生活方式向现代化转变。但据中国社科院信息中心2021年3月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得分仅为18.6分,比全体人群平均值(43.6分)低57%。<sup>[7]</sup>这与满足人们智能化生存、高品质生活的美好生活需要仍有较大差距。而村“两委”干部作为将“数字乡村”战略打通到“最后一公里”、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的“引路人”,其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帮助村民更好地共享数字生活。如在休闲娱乐层面,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微信、快手和抖音等软件成为农民群众休闲娱乐的主要途径,因此,村“两委”干部不

仅要强化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提高村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降低村民被网络诈骗的机率,也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让村民有意识、有能力抵制网络泛娱乐主义的侵蚀;又如在医疗层面,数字医保将全方面的数字技术与医保相结合,运用大数据医保信息共享与结算平台实现了“掌上办事”的数字化转型,但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如何线上完成参保也是个难题,因此,村“两委”干部需在每年度参保缴费时期呼吁和引导村民们线上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和缴费。

## 二、数字乡村建设视角下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的制约因素

(一) 设施因素: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落地实施,我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乡村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全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其中实现光纤和4G网络双覆盖比例已超过99%;乡村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建成运营益农信息社46.7万个,累计提供各类信息服务9.8亿人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成效初显,乡村智慧物流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冷链物流设施逐步建立<sup>[8]</sup>。但整体而言,受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大、成本回收难且慢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制约了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的提升。《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显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最发达的县域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的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分别是88、86、61、70<sup>[9]</sup>。具体来看,由于多数乡村产业基础薄弱、财力不足,乡村公路、物流、水利、电网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进展缓慢,普遍缺乏农村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統、基层智能辅助决策系统、人居环境监测管理系统等数字化管理系统<sup>[10]</sup>,且5G基站建设仅延伸到大城市郊区、县城和人口比较集中的乡镇<sup>[11]</sup>,5G、千兆光纤等高质量网络向农村拓展的深度不足,导致许多农村地区在天气不好时网络信号较不稳定,影响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具体领域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这表明为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提供基础支撑的数字基础

设施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 主体因素:部分乡村干部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一是部分村“两委”干部队伍结构需进一步优化。2021年全国村“两委”换届工作后,49.1万个村班子完成新老更替,基本实现了学历提升、女性比例提升和年龄下降,村班子结构明显优化。但是,数据显示,村“两委”成员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占74%,村党组织书记大专以上学历的占46.4%,村“两委”成员平均年龄为42.5岁<sup>[12]</sup>,这表明我国部分村“两委”干部学历仍较低,年龄结构偏老。而且,数字技术对于乡村治理而言,不仅存在赋能的一面,也存在“技术增负”的一面,如上传工作照片和相关材料等的“指尖上工作”任务倍增<sup>[13]</sup>。因此,在“村务繁重、工学矛盾突出”的情况下,部分村干部思想守旧,数字意识较为薄弱,存在“差不多能应付”的心理,也就无暇、无心去学新技术了。二是部分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训效果较差。为全面推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实施,全国范围内积极组织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活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由于数字素养教育培训覆盖面仍不够广泛,在开展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活动时,部分村干部不仅参与度不高,且获得感有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数字素养教育培训内容精准度有待提高,培训侧重于理论内容,实用性技术传授较少;另一方面是培训方式仍主要采用以会代训、集中讲座等传统方式,未能真正调动村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更重视资源的推送,尚未健全学习效果追踪机制,更多是以后台简单的登录时长和点击次数去评价学习效果,导致形式化学习现象较为普遍<sup>[14]</sup>。三是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动力较为匮乏。职称评定有助于激发职业自豪感、贡献价值感和调动工作积极性,然而村“两委”干部职称评定时间长、评定难等问题较为突出,容易造成干部流失。现虽有从优秀村“两委”主要干部中招录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政策,但招考条件严格、录取名额有限,竞争激烈,且部分地区尚未形成常态化机制,不确定性较大。而村“两委”非主干班子成员则没有这种专门的考录渠道,特别是年龄偏大、学历不高的村干部看不到晋升希望,因而进步动力不足,提升数字素养的积极性也不高。



(三) 制度因素: 数字素养培育配套制度供给不足

充足有效的制度供给是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工作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2021年10月,中央网信委正式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作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工作<sup>[1]</sup>,为我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指明了目标方向、作出了安排部署。同年12月,中央网信委发布《“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作为十大优先行动之首,提出“搭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资源体系,开展数字技能教育培训,精准帮扶信息弱势群体”<sup>[15]</sup>。这体现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素养的培育工作,积极完善数字素养相关政策。但现今关于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的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不利于培育工作的有序开展。一是数字素养培育政策的针对性有待加强。现虽已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与培训的相关政策文件,如《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工作方案》《“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但这主要是纲领性的安排,即从国家层面提出了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保障措施等,而在地方层面缺少具体的数字素养培育政策,导致培育活动缺乏针对性、内容单一重复,且现有的政策措施虽明确提出了提升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数字素养,但由于村“两委”干部游离于国家行政干部体制之外,不适用现已提出的聚焦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群体的数字素养提升政策,因此,仍有待各地进一步深化、细化、实化相关政策措施,特别是需要满足村“两委”干部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主体需求,提升该群体的数字素养以满足数字乡村建设的数字人才需求。二是数字素养培育的经费投入制度有待完善。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活动不仅缺少科学的预算和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也缺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的相关政策,导致培育资金匮乏,师资投入不足,难以保证培训质量和难以持续开展培训活动。三是数字素养培育的监督和反馈机制亟待建立。目前,在开展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的过程中缺乏统一的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导致各地对培训前和培训后的村“两委”干部的数字素养水平评判标准不一,不仅不利于对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工作进行科学的监督和考核,而且影响了数字素养培育实践的进一步深化。

### 三、数字乡村建设视角下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路径

提升村“两委”班子数字素养,使其能够在工作中批判性地运用信息化工具,尤其是能够批判性和创造性地使用数字工具解决乡村发展中各种问题,以充分发挥“领头羊”作用,形成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合力,对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 (一) 强化数字素养培育配套制度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要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分类推进。”<sup>[16]</sup>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应立足我国农村实际,细化、实化与顶层设计相配套的制度设计,并在横向维度上提高数字素养培育制度与数字乡村建设之间的契合度,为构建有效的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提供制度保障。首先,坚持规划先行。推动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工作有序推进,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规划。应充分发挥专家智库作用,抓紧编制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专项规划,制定提升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计划,明确职能分工,统筹农村经济社会资源配置,做到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有规可循。其次,加强乡村数字化制度建设。应以“宽政限度、张弛有度”原则,建立健全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制度规范体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治理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同时,完善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提升工作的政策支持体系,包括乡村数字产业政策、财政政策、数字金融服务、数字文化资源等配套政策,促进村干部数字素养与数字乡村发展同向变化,构建有助于村干部自主提升数字素养以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最后,提升政策精准度。各地应结合农村实际情况科学扎实地构建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测评体系和方案,确定开展数字素养测评的工具和方法,通过开展试验性测评对其进行纠偏优化,形成务实有效、业界认可、社会认同的测评体系和方案。通过对村

“两委”干部数字素养进行测评,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培育政策,“以评促建、以评促用、以评促强”,提升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育精准度,积极驱动村干部提升数字素养以赋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 (二) 持续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高水平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是提升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比城市,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短板。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步伐,扩大光纤网、宽带网在农村的有效覆盖。”<sup>[17]</sup>因此,应持续打造乡村数字化、智能化环境,强化提升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的条件保障。

一是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充分整合资源,按照“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压茬推进”原则,因地制宜地谋划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路径,形成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和数字乡村建设要求的“新基建”方案,并对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归口管理,做到“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四同步<sup>[18]</sup>,提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间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同时,构建标准统一、布局合理、管理协同、安全可靠的国家省市县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深入推进打通“信息孤岛”专项行动,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充分释放数据红利。

二是构筑安全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遵循“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原则,将安全发展贯穿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过程,运用可信身份认证、数字签名、接口鉴权、数据溯源等数据保护措施和区块链等技术,强化对数据资源和算力资源的安全防护,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确保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同时,加强农村基站、光纤网络线路的巡检排障,及时响应网络中断等突发事件,确保尽快恢复业务和通信服务,确保农村网络畅通。

三是拓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渠道。一方面,设立专项资金对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重点扶持,深入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有序推进5G及千兆互联网向偏远农村地区的覆盖延伸,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乡村发展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地区水利、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另一方面,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引导和

鼓励大型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大对偏远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支持,并通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的方式参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不断提升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供给能力。

## (三) 多途径增强村干部的主体能动性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随着数字乡村实践的不断深入,只有不断增强村“两委”干部提升数字素养的主体能动性,消除“技术恐慌”,加快填补“本领赤字”,促进“要我学”自觉转变为“我要学”,村“两委”干部才能更好带领农民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一,深入推进村“两委”干部教育培训。村“两委”干部是村庄的“领头雁”,其数字素养高低对数字乡村建设能否顺利推进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既要重视党的“路线方针”和“惠农政策”等的教育培训,又要强化数字素养教育培训。一方面,与时俱进地完善数字素养培育内容。加快确立我国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框架和标准,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科教信息服务体系、优化完善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汇集整合新技术推广、电商销售、新媒体应用等优质培训资源<sup>[1]</sup>。结合实际应用场景精心设计村“两委”干部数字素养培训课程,重点设计数字治理、数字经济和智慧农业等相关培训内容,并明晰不同层次村干部的能力现状与知识诉求,邀请行业专家、技术骨干有针对性地强化村干部融入数字时代的意识,实行“精准滴灌”,培养村干部“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创新数字素养培育的方式方法。秉承实用性、多样性和互动性的原则,综合运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案例教学、现场观摩、多媒体教学和在线教学等多种培训方式,激发村“两委”干部对数字技术和工具的学习兴趣,促进数字知识得到更好的消化和吸收,如采用在线学习和面对面交流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方法,营造互动式学习氛围,提升学习质效。必要时可脱产学习,增强村干部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村庄服务和致富的本领。

第二,优化村“两委”干部激励保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干部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关键。要关心和爱护广大基层干部,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和成长条件,保障他们的合理待遇。”<sup>[19]</sup>因此,应抓好基层减负,畅通晋升渠道,

以提高村干部提升数字素养的热情和动力。一方面,抓好基层减负。“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sup>[20]</sup>应减少或者整合各种评估检查和痕迹管理等,让村干部集中精力聚焦服务群众抓发展,并为引领广大农民群众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断提高个人数字素养,以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的农村社会。另一方面,畅通晋升渠道。将数字素养考评结果引入激励机制之中,将数字素养与村“两委”干部任用、考核、绩效、奖惩和晋升等联系起来。逐步提高从优秀村干部中招录(聘)乡镇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的比例,并形成基层人才流动常态化机制,为村“两委”干部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从而激发数字创造力,提升数字执行力,最终增强以数字技术来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EB/OL]. (2021-11-05)[2023-06-10]. [http://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http://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1616(5): 4-16.
- [3] 习近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求是, 2023(6): 1.
- [4] 国家统计局.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EB/OL]. (2017-12-16)[2023-10-08]. [http://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202302/t20230206\\_1902105.html](http://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202302/t20230206_1902105.html).
- [5] 苏岚岚. 数字治理促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关键挑战、逻辑框架和政策优化[J/OL]. 农业经济问题. (2023-01-18)[2023-11-13]. <https://doi.org/10.13246/j.cnki.iae.20230928.001>.
- [6] 艾媒咨询. 2022年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专题研究报告[EB/OL]. (2022-05-30)[2023-06-10]. <https://report.iimedia.cn/repo1-0/43183.html?acPlat-Code=bdTG&acFrom=sh90674>.
- [7] 李晨赫. 社科院最新报告: 乡村振兴亟待弥补“数字素养鸿沟”[N]. 中国青年报, 2021-03-16(005).
- [8]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

- 年)[EB/OL]. (2023-03-01)[2023-06-10]. [http://www.cac.gov.cn/2023-03/01/c\\_1679309718486615.htm](http://www.cac.gov.cn/2023-03/01/c_1679309718486615.htm).
- [9]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R/OL]. (2022-05-30)[2023-06-10]. <http://www.ccap.pku.edu.cn/nrdi/docs/2022-05/20220530144658673576.pdf>.
- [10] 李灯华, 许世卫. 农业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现状研究及展望[J]. 中国科技论坛, 2022, 310(2): 170-177.
- [11]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EB/OL]. (2021-03-06)[2023-06-10] [http://www.agri.cn/V20/ztzl\\_1/szsync/](http://www.agri.cn/V20/ztzl_1/szsync/).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筑牢战斗堡垒——全国村“两委”换届工作顺利完成[EB/OL]. (2022-05-24)[2023-06-10]. <https://www.mca.gov.cn/article/xw/mtbd/202205/20220500041923.shtml>.
- [13] 丁波. 数字赋能还是数字负担: 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及治理反思[J]. 电子政务, 2022, 236(8): 32-40.
- [14] 杨智, 杨文杰, 王佩. 数字教育赋能乡村积极老龄化的行动逻辑与推进路径[J]. 职教论坛, 2023, 38(5): 73-82.
- [15]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EB/OL]. (2021-12-27)[2023-06-10]. [http://www.cac.gov.cn/2021-12/27/c\\_1642205314518676.htm](http://www.cac.gov.cn/2021-12/27/c_1642205314518676.htm).
- [16] 习近平. 2018年3月8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要点[N]. 人民日报, 2018-03-09(002).
- [17]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6-04-25)[2023-06-10]. [http://www.cac.gov.cn/2016-04/25/c\\_1118731366.htm](http://www.cac.gov.cn/2016-04/25/c_1118731366.htm).
- [18] 王乐.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赋能乡村振兴[N]. 人民邮电, 2023-03-08(003).
- [19] 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N]. 人民日报, 2015-06-19(001).
- [20] 习近平. 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J]. 前线, 2019, 461(2): 4-8.

(责任编辑: 孙永泰)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Village  
“Two Committees” Cad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XIE Jia-shu<sup>1,2</sup>, HUANG Rou-xue<sup>1</sup>

(1. SCUT New Era Internet Civilization Research Center;

2.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empow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digitalization. As the direct leaders, organizers and implementers of all the work in the villag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village “two committees” cadres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digital production and promo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lifestyle. However,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village “two committees” cadres faces three dilemmas: facilities, subjects and systems, which are highlighted by the imperfect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low digital literacy of village “two committees” cadres and the insufficient design of supporting systems for digital literacy cultivation.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we should improve the design of supporting system for digital literacy cultivatio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enhance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village cadres in various ways, so as to promot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village “two committees” cadres and fully release the digital dividend.

**Key words:** digital village; digital literacy; village “two committees” cadres



(上接第 9 页)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urriculum with  
Multi-Dimensional Logic: An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

SUN Ze-she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Busines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to understand how this new paradigm generate and function, and how the multiple-logics of its intersection inte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multiple-logic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hat includes the horizon, history, elements/links based on the public goods theory. It is pointed that, the unity of the top-level logic, given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and the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the micro-level logic, incorporated the bottom-level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subjectivity and the positive feedback mechanism, is the core theoretical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and fun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mension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policy sourc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 elements for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can als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ers- curriculum (classroom) teaching-students, and achiev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micro-view and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macro-view.

**Key word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conomics; public goods theory; top-level logic; bottom-level logic